



山西大学·太原师专

711/88

分类号	I14 / 101
种次号	
总登记号	3370
页 数	602
定 价	1.55



外国文学作品选

第二卷



23121173



山西大学·太原师专

目 录

〔法国〕司 汤 达	法尼娜·法尼尼	1
巴尔扎克	守财奴	31
	刽子手	41
梅 里 美	玛特渥·法尔高纳	54
福 楼 拜	一颗简单的心	70
都 德	最后一课	107
	打完这盘台球	114
莫 泊 杂	项链	119
	我的叔叔于勒	132
	米龙老爹	142
左 拉	陪衬人	150
〔英国〕狄 更 斯	穷人的专利权	161
哈 代	三怪客	171
〔俄国〕果 戈 理	外套	196
	狂人日记	229
屠格涅夫	木木	252
	白净草尻	291
	门槛	316
涅克拉索夫	回忆杜勃洛苗波夫	318
谢 德 林	熊都督	322
	自我牺牲的兔子	337
托尔斯太	琉森	344

	午会之后	376
契诃夫	变色龙	388
	一个官员的死	395
	套中人	399
	万卡	415
〔美国〕惠特曼	啊船长，我的船长哟	420
马克·吐温	竞选州长	423
	一个中国人在美国	432
欧·享利	麦琪的礼物	439
	警笛与赞美诗	448
杰克·伦敦	热爱生命	456
	在甲板的天蓬下	481
德莱塞	艾达·郝恰瓦特	491
〔丹麦〕安徒生	丑小鸭	518
	卖火柴的小女孩	531
	皇帝的新装	534
〔匈牙利〕莫利兹	七个铜板	540
〔罗马尼亚〕卡拉迦列	一连串的弱点	547
〔南斯拉夫〕拉查莱维奇	第一次和父亲上教堂	554
〔印度〕泰戈尔	喀布尔人	576
〔日本〕志贺直哉	到网走去	587
〔澳大利亚〕亨利·劳森	阿维·阿斯平纳尔的闹钟	597

司 汤 达

司汤达（1783——1842）原名亨利·贝尔，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最早的代表作家。他生于格伦诺勃尔，父为律师。青年时经亲戚介绍进拿破仑陆军卫，并于1799年被派赴意大利，1802年辞职返巴黎。之后又回军中服务，随军转战欧洲各地，并到过俄国。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侨居意大利的米兰，开始写作。在此期间与拜伦、斯太尔夫人等结交，并直接参加了意大利浪漫主义运动，同时与烧炭党人交往甚密。1821年烧炭党人起义失败，他被奥地利政府逼迫回国，到巴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1823年他发表的《拉辛和莎士比亚》，给他的“浪漫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并提出一套“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然而它却被公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一篇宣言。1830年出任意大利领事。1836年5月请假回国，到外省各地作了一次旅行。1839年8月回西维塔·维契亚任所，开始写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拉米埃》，但未完成，因健康不佳于1841年11月请假回国，翌年3月中风逝世。

他的重要作品有小说《阿曼斯》（1827）、《红与黑》（1830）、《帕尔玛参政院》（1839）与作家死后发表的《吕西安·娄凡》（一名《红与白》）和《意大利遗事》（中短篇小说集）。此外，艺术批评与散文作品尚有《海顿、莫扎

特和梅达思太斯》(1814)、《意大利绘画史》(1817)、《罗马·那不勒和佛罗隆萨》(1817)、《罗西尼传》(1823)、《罗马漫步》(1829)、《一个旅行者的回忆录》(1838)、《法国南方旅行记》(1838)等。其中反映复辟王朝时期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红与黑》是他的代表作。

司汤达从小深受十八世纪启些作家影响，继承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以文艺为武口对封建贵族与僧侣阶级的统治进行了勇敢的揭露与深刻的批判，成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之一。司汤达以主张严格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进行写作而著称。其现实主义的特点是谨严的结构，性格鲜明的人物，深湛的心理刻划和简洁的风格。同时他往往又把强烈的恶情赋予他的人物，使他们的行动超出一般的常人，因此又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采。高尔基对司汤达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我读司汤达的小说时，已经是我学会了憎恨许多东西之后，而他平静的语言，怀疑的嘲笑，更加确定了我的憎恨。”

法尼娜·法尼尼

——教皇治下发现的烧炭党人末次密会的详情

这是一八二七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罗马全城轰动：著名的银行家B公爵，在威尼斯广场他的新邸举行午会。为了装潢府邸，凡是意大利的艺术、巴黎和伦敦所能生产的最名贵的奢华物品，全用上了。人人抢着赴会。高贵的英吉利的金黄头发而又谨饬的美人们，千方百计以获得参加午会为荣。她们来了许多。罗马的最标致的妇女跟她们在比美。一个少女由她父亲陪伴着进来，她的亮晶晶的眼眸和黑黑的头发说明她是罗马人。人们的视线全集中到她身上。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种罕见的骄傲。

可以看出，午会的华贵震惊了前来赴会的外国人。他们说：“欧洲任何国王的庆典都赶不上它。”

国王们没有罗马式的官邸，而且只能邀请宫廷的命妇。B公爵却专约漂亮的妇女。这一夜晚，他在邀请妇女上是成功的，使得男人们几乎眼花缭乱了。值得注目的妇女是那样多，要就中决定谁最美丽可就成为问题了。选择一时决定不下来。最后，法尼娜·法尼尼郡主，那个头发乌黑、目光明亮的少女，被宣布为午会的皇后。马上，外国和罗马的年轻男子，离开了所有别的客厅，聚到她待着的客厅里。

她的父亲坐·阿斯德卢巴勒·法尼尼爵爷，要她先陪两三位德意志王公跳午。随后，她接受了几个非常漂亮、非常高贵的英吉利人的邀请。可是她讨厌他们的虚架子。年轻的

里维欧·萨外里似乎很爱她，她仿佛也更喜欢折磨他。他是罗马最头角峥嵘的年轻人，而且也是一位爵爷。不过，谁要是给他一本小说读，他读上二十页就会把书丢掉，说看书让他头疼。在法尼娜看来，这是一个缺点。

将近半夜的时候，一个新闻传遍午会，相当耸动。一个关在圣·安吉城堡的年轻烧炭党人，在当天夜晚化装逃走了，当他迁到监狱最后的守卫队，他竟象传奇人物一样胆大包天，拿一把匕首袭击警卫。不过他自己也受了伤，警卫正沿着他的血迹在子上追捕。人们希望把他捉回来。

就在大家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坐·里维欧·萨外里正好同法尼娜跳完午。他醉心于她的风姿和她的胜利，差不多爱她爱疯了，送她回到她原来待着的地方，对她边：“可是，试问，到底谁能够得到你的欢心呢？”

法尼娜回答他边：“方才逃掉的那个年轻烧炭党人。至少他不是光到人世走走就了，他多少做了点事。”

坐·阿斯德卢巴勒爵爷来到女儿跟前。这是一个二十来年没有同他的管家结过帐的阔人。管家拿爵爷自己的收入借给爵爷，利息很高。你要是在子上遇见他，会把他当作一个年老的戏子，不会注意到他手上戴着五六只钉着巨大钻石的戒指。他的两个儿子做了耶稣会教士，随后都发疯死掉。他也把他们忘了。但是，他的独养女法尼娜不想出嫁，使他不开心。她已经十九岁，拒绝了好些最煊赫的配偶。她的理由是什么？和西拉①退位的理由相同：看不起罗马人。

午会的第二天，法尼娜注意到她的一贯粗心大忌、从不

① 西拉（公元前136—公元前78年），罗马共和国的独裁者，在他得势的末年（公元前79年）忽然宣布退位。退位的理由成了一个隐谜。本文所举的退位理由只是一种推测。

高兴带过一次钥匙的父亲，正小心翼翼关好一坐小楼梯的门。这楼梯通到府里四楼的房间。房间的窗户面向点缀着桔树的平台。法尼娜出去做了几次拜访，回来的时候，府里正忙着过节装灯，把大门阻塞住了，马车只好绕到后院进来。法尼娜往高里一望，惊讶起来了，原来她父亲小心在忘关好了的四楼的房间，有一个窗户打开了。她打发走她的伴娘，上到府里顶楼，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有栅栏的小窗户，开向点缀着桔树的平台。她先前注意到开着的窗户离她两步远。不用说，这屋子住了人。可是，住了谁？第二天，法尼娜想法子弄到一把开向点缀着桔树的平台的小门的钥匙。

窗户还开着。她悄悄溜了过去，躲在一扇百叶窗后面。屋子角里有一张床，有人躺在床上。她的第一个动作是退回来。可是她瞥见一件女人袍子，搭在一张椅子上。她仔细端详床上的人，看见这个人是金黄头发，样子很年轻。她断定这是一个女人。搭在椅子上的袍子沾着血。一双女人鞋放在桌子上，鞋上也有血。不相识的女人动了动。法尼娜注意到她受了伤，一大块染着血点子的布盖住她的胸脯，这块布只用几条带子拴住。拿布这样捆扎，一看就知这不是一个外科医生干的。法尼娜注意到，每天将近四点钟，父亲就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去看望不相识的女人，不久他又下来，乘马车到维太莱斯基伯爵夫人府去。他一出去，法尼娜就上到小平台，她从这里可以望见不相识的女人。她对这个十分不幸的年轻女人起了深深的同情。她很想知道她的遭遇。搭在椅子上的沾着血的袍子，象是被刺刀戳破的。法尼娜数得出戳破的地方。有一天，她更清楚地看见不相识的女人：她的兰眼睛盯着天看，好象在祷告。不久，眼泪充满了她美丽的眼睛。年轻的郡主眼巴巴直想同她说话。第二天，

法尼娜大起胆子，在她父亲来以前，先在小平台上。她看见坐·阿斯德卢巴勒走进不相识的女人的屋子。他提着一个小兰子，里头装着一些吃的东西。爵爷神气不安，没有说多少话。他说话的声音低极了，虽说落地窗开着，法尼娜却听不见。没有多久他就走了。

法尼娜心想：

“这可怜的女人一定有着一些很可怕的仇人，使得我父亲那样无忧无虑的性格，也不敢凭仗别人，宁愿每天不辞辛苦，上一百二十级楼梯。”

一天黄昏，法尼娜拿头轻轻伸向不相识的女人的窗户，她遇见了她的眼眸：全败露了。法尼娜跪下来，吐辯：

“我喜欢你，我一定对你忠实。”

不相识的女人做手势叫她进去。

法尼娜吐辯：

“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我的胡闹和好奇一定得罪了你！我对你发誓保守秘密。你要是认为必要的话，我就决不再来了。”

不相识的女人辯：

“谁看见你会不高兴？你住在府里吗？”

法尼娜回答辯：

“那还用说。不过我看，你不认识我。我是法尼娜，坐·阿斯德卢巴勒的女儿。”

不相识的女人惊奇地望着她，脸红得厉害。她随后说辯：

“希望你肯每天来看我。不过，我希望爵爷不晓得你来。”

法尼娜的心在怦怦地跳。她觉得不相识的女人的态度非

常高尚。这可怜的年轻女人，不用说，得罪了什么有权有势的人，或许一时妒忌，杀了她的情人？她的不幸，在法尼娜看来，不可能出于一种寻常的戾因。不相识的女人对她说：她肩膀上有一个伤口，一直伤到胸脯，使她很痛苦，她常常发现自己一咀的血。

法尼娜吐辶：

“那你怎么不请外科医生？”

不相识的女人辶：

“你知辶，在罗马，外科医生看疔，必须一一向警文厅详细报告。你看见的，爵爷宁可亲自拿布绑扎我的伤口。”

不相识的女人神气委婉温柔，对自己的遭迂没有一句哀怜的话。法尼娜爱她简直发狂了。不过，有一件事很使年轻的郡主奇怪：在这明明是极严肃的谈话之中，不相识的女人费了大劲才抑制住一种骤然想笑的欲望。

法尼娜问她辶：

“我要是知辶你的名字，我就快乐了。”

“人家叫我克莱芒婷。”

“好啊！亲爱的克莱芒婷，明天五点钟，我再来看你。”

第二天，法尼娜发现她的新朋友惨形很坏。法尼娜吻着她辶：

“我想带一个外科医生来看你。”

不相识的女人辶：

“我宁可死了，也不要外科医生看。难辶我想连累我的恩人不成？”

法尼娜连忙辶：

“罗马总督萨外里·喀唐萨拉大人的外科医生，是我们的一个听差的儿子。他对我们很忠心。由于他的地位，他谁

也不怕。我父亲对他的忠心没有足够认识。我叫人找他来。”

不相识的女人吐辶：

“我不要外科医生！看我来吧。要是上帝一定要召我去的话，死在你的怀里就是我的幸福。”

她的急切倒把法尼娜吓住了。

第二天，不相识的女人情形更坏了。法尼娜离开她的时候辶：

“你要是爱我，你就看外科医生。”

“要是医生一来，我的幸福就全完啦。”

法尼娜接下去辶：

“我一定打发人去找他来。”

不相识的女人什么话也没有说，留住她，拿起她的手吻了又吻，眼里汪着一包泪水。许久，她才放下法尼娜的手，以毅然就死的神态，向她辶：

“我有一句实话对你讲。前天，我说我叫克莱芒婷，那是撒谎。我是一个不幸的烧炭党人……”

法尼娜大惊之下，往后一推椅子，站了起来。

烧炭党人继续说辶：

“我觉得，我一讲实话，我就会失去唯一使我依恋于生命的幸福。但是，我不应该欺骗你。我叫彼耶特卢·米西芮里，十九岁，父亲是圣·盎其洛，因·伐图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外科医生，我哪，是烧炭党人。官方破获了我们的集会。我被戴上锁链，从洛马涅^①解到罗马，关在白天黑夜都借一盏油灯照明的地牢里，过了十三个月。一个善心的人想救我

① 洛马涅，古时意大利北卫一个省区。

出去，把我装扮成一个女人。我出了监狱，走过末边门的警卫室，听见有一个卫兵在咒骂烧炭党人，我打了他一巴掌。我告诉你，我打他并不是炫耀自己胆大，仅仅是一时走神罢了。惹祸以后，一路上被人追捕，我让刺刀刺伤，已经精疲力竭了，最后逃到一家大门还开着的人家的楼上，听见后百卫兵也追了上来，我就跳进一个花园，跌在离一个正在散步的女人几步远的地方。”

法尼娜道：

“维太莱斯基伯爵夫人！我父亲的朋友。”

米西芮里喊道：

“什么！她说给你听啦？不管怎么样，这位夫人把我救了。她的名字应当永远不讲出来才是。正当卫兵到她家捉我的时候，你父亲让我坐着他的马车，把我带了出来。我觉得我的情形很坏：好几天了，肩膀挨的这一刺刀，让我不能呼吸。我快死了。我挺难过，因为我将再也看不见你了。”

法尼娜不耐烦地听过以后，很快就走出去了。米西芮里在她那美丽的眼眸里看不出一点点怜悯，有的也只是那种自夸心受到伤害的表情。

夜晚，一个外科医生出现了；只他一个人。米西芮里绝望了，他害怕他再也看不到法尼娜。他问外科医生，医生只是给他放血，不回答他的问话。一连几天，都这样渺无声息。彼耶特卢的眼眸不离开平台的窗户，法尼娜过去就是从这里进来的。他很难过。有一回，将近半夜了，他相仗觉受到有人在平台的阴影里。是法尼娜吗？

法尼娜夜夜都来，脸庞贴住年轻烧炭党人的窗玻璃。

她对自己说：“我要是同他说话，我就毁啦！不，说什么我也不应当再和他见面！”

主忌打定了，可是她不由自己地想起，在她胡里胡涂地把他当作女人的时候，她已经爱上了他。在那样亲亲热热了一场之后，难道必须把他忘掉？在她头脑最清醒的时候，法尼娜发现自己来回改变想法，不禁害怕起来。自从米西芮里说出他的真实姓名以后，她习惯于思索每一件事，全象盖上了一层纱布，隐隐约约只在远处现出。

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完，法尼娜面色苍白，颤颤索索地同外科医生走进年轻烧炭党人的屋子。她来告诉他，一定要劝爵爷换一个听差替他来。她待了不到十分钟。但是，过了几天，出于慈心，她又随外科医生来了一回。一天黄昏，虽说米西芮里已经转好，法尼娜不再有为他的性命担忧的借口，她却大着胆子一个人走了进来。米西芮里看见她，真是喜出望外。但是，他想隐瞒他的爱怜，尤其是，他不愿忘抛弃一个男子应有的尊严。法尼娜走进他的屋子，涨红了脸，深怕听到爱怜的话。然而他接待她用的高贵、忠诚而又并不怎么亲热的友谊，却使她惶惑不安。她走的时候，他也没有试着留她。

过了几天，她又来了，看到的是同样的态度，同样尊敬忠诚与感激不尽的表示。用不到约制年轻烧炭党人的热情，法尼娜反问自己：是不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单相思。年轻的姑娘一向傲气十足，如今才痛心地感到自己的痴情发到了何等地步。她故意装出快活、甚至于冷淡的模样。来的次数少了。但是还不能断然停止看望年轻的主人。

米西芮里热烈地爱着。但是，想到他低微的出身和他的责任，决心要法尼娜连着一星期不来看他，他才肯吐露他的爱怜。年轻郡主的自尊心正在步步挣扎。最后她对自己说： “好啊！我去看他，是为了我、为了自己开心，说什么

我也不会同他讲起他在我心里引起的悲怜。”于是她又来看米西芮里，而且一待是许久。但是他同她谈话的神态即使有二十个人在场也无伤大雅。有一天，她整整一天恨他，决定对他比平时还要冷淡，还要严厉，临到黄昏，却告诉他她爱他。没有多久，她也就做不出什么事来拒绝他了。

法尼娜很痴情，必须承认，法尼娜非常幸福。米西芮里不再想到他自以为应该保持的男子的尊严了。由于“激情·爱”而生的种种思虑，使他不安到了这种程度；他对这位傲气冲天的年轻郡主讲起他用过的要她爱他的手段。他的过度的幸福使他惊讶。四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有一天，外科医生允许他的夫人自由行动。米西芮里寻思：我怎么办？在罗马最美的美人的家里住下去？那些浑帐的统治者，把我在监狱里关了十三个月，不许我看白昼的亮光，还以为摧毁了我的勇气！意大利，你真太不幸了，要是你的子女为了一点点小事就把你丢了的话！

法尼娜相仗彼耶特卢的最大幸福是永远同她在一起待下去。他象是太快乐了。但是波拿巴①将军有一句话，在年轻人的灵魂里头，引起痛苦的反应，影响他对妇女的全卫态度。一七九六年，波拿巴将军离开布里西亚，陪他到城门口的市府官吏对他说：“布里西亚人爱自由，远在其他所有意大利人之上。”他回答说：“是的，他们爱同他们的伴侣谈自由。”

米西芮里模样相当拘束，向法尼娜说：

“天一黑，我就得出去。”

“千万别忘，天亮以前回到府里，我等你。”

①即拿破仑一世。

“天亮的时候，我离开罗马要好几里地了。”

法尼娜不动声色地问：

“很好，你到哪儿去？”

“到洛马涅，报仇去。”

法尼娜露出最平静的模样，按下去问：

“我问，我希望你接受我送的军火和银钱。”

米西芮里不改神色，望了她一时，随后，他投到她的怀里，向她问：

“我的命根子，你什么也让我忘掉，连我的责任也忘掉。不过，你的心灵越高贵，你越应当了解我才是。”

法尼娜哭了许久，他们讲定，他推迟到后天才离开罗马。

第二天她向他问：

“彼耶特卢，你常常对我讲起，假如奥地利有一天卷入一场离我们老远的大战的话，一位有名望的人，例如，一位拿得出大批银钱的罗马爵爷，就可以为自由做出最大的贡献。”

彼耶特卢诧异问：

“那还用说。”

“好啊！你有胆量，你缺的只是一个高贵的地位。我嫁给你，带二十万法郎的年息给你。我负责取得我父亲的同意。”

彼耶特卢扑通跪了下去。法尼娜心花怒放了。他向她问：

“我热爱你。不过，我是祖国的一个可怜的仆人。意大利越是不幸，我越应当对它忠心到底。要取得坐·阿斯德卢巴勒的同意，就得好几年扮演一个可怜的角色。法尼娜，我

拒绝你。”

米西芮里急于拿这话约束自己。他的勇气眼看就要丧失了。他吐辻：

“我的不幸就是我爱你比爱性命还厉害，就是离开罗马对我是最大的刑罚。啊！意大利从野蛮人手里早就解放出来该多好啊！我跟你一起搭船到美洲过活，该多快活啊！”

法尼娜心冷了。拒绝和她结婚的话激起她的傲气。但是，不久，她就投到米西芮的怀里。她吐辻：

“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是的，我的乡下的小外科医生，我永远是你的了。你是一个伟大人物，就和我们古代的罗马人一样。”

所有关于未来的想法、所有理性的伤心和启示，全无踪无形了；这是一刻完美无缺的爱怜。等他们头脑清醒过以后，法尼娜辻：

“你一到洛马涅，我差不多也就来了。我让医生劝我到波赖塔浴泉去。偌近佛尔里，我们在圣·尼考洛有一坐别墅，我在别墅住下来……”

米西芮里喊辻：

“在那边，我跟你一起过一辈子！”

法尼娜叹了一口气，接下去辻：

“从今以后，我命里注定要无所不为。为了你，我要毁掉自己，不过，管它哪……你将来能爱一个声名扫地的姑娘吗？”

米西芮里辻：

“你不是我的女人、一个我永远膜拜的女人吗？我知辻怎么样爱你，保护你。”

法尼娜必须在社会上走动走动。她才一离开，米西芮里